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二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六十六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彭王儼

兗王儻 涇王倓 鄆王榮 襄王儂

杞王倓 召王偲 恭懿太子召 定王侗

淮陽王僖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邁 益王迺

隋王迅 荆王選

蜀王遡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遒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
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媿好生彭

王僅韋妃生究王儻張美人生湮王佺裴昭儀生襄王
儻段婕妤生杞王倓崔妃生召王儼張皇后生恭懿太
子昭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儋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
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
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
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
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為重命帥之道心膂攸

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仗於親賢

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繼承鴻緒往

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

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

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眚朕為人父母寧忘閔

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于悔禍

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

非獲已越王係幼稟異操夙懷韜畧負東平之文學蘊

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立身志尚權謀有經
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俾克申
於戎律且兇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
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克
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
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準式九月史思明陷洛
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
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

越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
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
召太子入宮皇后謂太子曰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
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
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內侍程元振結託黃門將
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
陛下勲舊內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撓聖慮情所
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

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
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內謁者監
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
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
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
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為
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廡丙寅
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

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為輔國所害係子建道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道封興道郡王授中監同正員逾封齊國公光祿卿同正員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畧善射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俟吾見上奏聞倓

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為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玄宗忻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

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屬目歸於倓至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既為元子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家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為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況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為宜遂以廣平為元帥倓典親軍李輔國為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

嗣自是日為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異志肅宗怒賜俛死既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俛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為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劃愛而為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

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
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為行第故
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
后方圖臨朝乃鳩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賢每日憂
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
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
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

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為張皇后所
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及代宗卽位深思建寧之
寃追贈齊王大厯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倓承天祚之
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畧宏
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
橫流鑿與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
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羣議之非

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竒功景命不融早從厚
宥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頃加表飾
未極哀榮夫以叅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
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
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
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
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
有司準式擇日冊命改葬于順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
正員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
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
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羣臣請以親王遙統兵
柄三年四月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
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閭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

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屬
豺狼未殄金革猶虞賴文武蓋臣協心同德庶克清於
玄祲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
城作翰道方宏於建親咨爾分閫之崇成予磐石之固
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璿萼分輝忠孝稟於天成文武稱
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
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
度大使兗王儁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佺可充隴右

節度大使杞王倓可充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侶可充鳳翔節度大使僅是歲薨子鎮授太僕卿同正員封常山郡王

兗王倓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為太子妃生倓及永和公主後為李林甫誣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別宮安置倓天寶中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兗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湮王佺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
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湮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
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
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儂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
年正月薨

杞王倓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為昭

儀倕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
薨

恭懿太子侶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
年六月薨侶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鍾愛后屢危太子欲
以興王為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
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
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彛章第十二子故興

王伋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
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
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悟逾爽愛親之戀言不
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
哀將胙土析珪載宗藩翰間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
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
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玄
窆可贈太子諡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

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節冊命十一月葬于
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
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
察大使興王詔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粵八月
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於長
安之高陽原禮也驚隧開封龍輶進轍陳祖載而就位
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闕景憫璿萼之惟霜瞻
龍綉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謚惟古褒崇有式爰詔

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
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盾實曰賢王驪
源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
齒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
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
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
為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

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
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
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邁彌曠
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
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仗靈儀宵而上賓徽音
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即幽陵於黃壤嗚呼哀哉
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託夢
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

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

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慄慄而苦霧山蒼蒼而曠
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為寵王
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筮於洞府閱
銀幣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
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召薨時年
八歲旣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召有如平昔拜辭流涕
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

累月方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侶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曆元年封鄭王大曆初代

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曆九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冊贈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

盤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為中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
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
第六子連第七子迴第八子邁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
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適第十八子通
第十九子達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於衷誠溫
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
撫封宣化而總列城之賦繕分閩之謀克勤公家允輔
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茲朝

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

營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柳王充渭北

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迥可汴宋等節

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邁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

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

可封端王適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

封雅王仍並可封開府儀同三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

加王爵不出閤德宗朝述為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

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為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歷十年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歷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迴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既生而受封雖沖幼恩在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

七

簡王邁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郾王建中四年改封簡王元和四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曆十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
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曆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遙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太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歷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豔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於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於義斷毀譽遽逐於情移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宣皇帝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宥姦閹之罪大雅君子為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讚曰牀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韻諧金石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三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六十七

嚴武 郭英乂

崔寧

弟寬 從孫 蠡子 莛 莛子 黠

嚴震 嚴礪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

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聖山

陵以武為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
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引在同列事
未行求為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劔南節度等使廣德二
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加檢校
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
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
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
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

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雖
慈母言不之顧初為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瑄出為管內
刺史瑄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瑄略無朝禮甚為
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季子
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諸衛
員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
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徵還闕下

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朝廷方
討史思明選任將帥乃起英乂為陝州刺史充陝西節
度潼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
即位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
諸軍討賊洛陽留英乂在陝為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
為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廻
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
策勳加實封二百戶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

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會劔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劔南節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幸蜀時舊宮置為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球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

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
崔旰得衆心屢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
千餘衆襲成都英又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又英
又奔於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英又首以送旰并屠其
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本名旰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衛州刺史
茹璋授旰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遊劔南從軍為步
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旰歸成都行

軍司馬崔論見盱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薦為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盱部下截耳稱寃中使奏之盱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盱為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為劍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盱為部將以利非屬部盱難輒去俾盱籌之盱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盱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

竒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誠書求盱獻
誠然之令盱移疾去郡盱乃之劔南武奏為漢州刺史
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
復武遣盱統兵西山盱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
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
可穴諜知之以告盱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
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盱神兵也
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裝七寶輦迎盱入成都

以誇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為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為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為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乂為節度使旣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乂旣使因見英乂陳其事英乂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旣還成都英乂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旣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未赴成都英乂怒出兵聲言助旣討吐蕃其實襲之也

盱家在漢州英乂遷之成都通其妾媵盱知之轉入深山英乂自率師攻盱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乂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盱遂出兵拒敵英乂與之接戰英乂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散初天寶中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為道觀兼寫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為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盱聞之謂將士曰英

又反矣不然何得除毀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又出兵於城西門令栢茂琳為前軍郭英幹為左軍郭嘉琳為後軍與盱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盱盱令降將統兵與英又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又單騎奔簡州為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邛劔所在起兵相攻劔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劔南東川西川南邛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

駐車閬州遙制劍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旡有方略
旡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旡及將校不疑怨
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
旡旡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減耗旡窮必束身歸朝
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疑未決會旡使至卑辭厚禮送
繒錦數千匹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揚
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旡仍連表聞薦先
時張獻誠數與旡戰獻誠屢敗旡旡皆為旡所奪朝廷

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
司馬仍賜名曰寧太歷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
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斂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
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
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
十餘年地險兵強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為所淫污朝
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歷十四年入朝
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

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既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坭一出黎坭雅過邛邽戎酋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

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

天下奧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

寧來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

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

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

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

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

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

是役得寘親兵內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趨白坭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隕於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
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為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
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為靈州王翺為振武
李建徽為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炎署置
也寧巡邊至夏州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
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
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
亂上卒迫行幸百寮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

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
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潛與王翊圖議陷之
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
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
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
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偽除柳渾宰相署寧
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為蓋屋尉翊逼湛作寧
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

初無葵藿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
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
矣因俯伏歔歔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
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
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
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
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
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寃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

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
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
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
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
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
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
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
登之而遁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

從事繪生四子蠡黠確顏皆以進士擢第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御史太和初為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為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

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垂教義之
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
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為寺
觀設齋焚香赴今已後並宜停罷蠡尋為華州刺史鎮
國軍等使再歷方鎮子莢莢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
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乾
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侍郎莢美文詞善談論而馭
事簡率銓管非所長出為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

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
綱不振而莠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莠指
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既而為
軍人所逐饑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
所俘翦其鬣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為
左散騎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
終戶部尚書黯字直卿太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為
青州從事入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勅有司

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
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
主者不虔祭器勞敝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勅有司
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為諫議
大夫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為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
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長史王府諮
議叅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

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為押衙改恒王府司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卒廼罷歸東川節度使又奏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為鳳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為政清嚴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勳郎中韋楨為山劔黜陟使薦震理行為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

不渝建中三年代賈耽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
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
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
同叛震集眾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
南震既聞順動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
誠領兵五千至盤屋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既而用誠為
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
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

節度使符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上喜曰
卿何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既得震符乃
請壯丁五人偕行既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乃以
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
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
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
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
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刃

擬其喉曰出聲即死勛即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為乎衆皆龍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勛以藥封首馳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勛至上喜動顏色翌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戶部尚書賜實封二百

戶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幸
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
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
宜議未決李晟表至請車駕駐驛梁洋以圖收復羣議
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鋤為事雖節察十五
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為山賊剽
掠戶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驛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
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

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
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
奉厥司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來宜改
梁州為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昇為赤
諸縣昇為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
洋州宜昇為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
士並與甄叙以震為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戶貞元元年
十一月德宗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

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
廢朝三日冊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及喪將至今百
官以次赴宅弔哭

嚴礪震之宗人也性輕躁多姦謀以便佞在軍歷職至
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
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
月起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為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

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
領節旄恐非允當既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
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為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
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
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
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
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翌日貶拯萬
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並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

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戶縱情肆志
皆此類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川
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詔徵其贓以死恕其
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縊崔
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
父風有違母誨凡為人子者得不誠哉雖有周孔之才
不足稱也況狂夫乎英又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

其道也顯矣

贊曰英又失政崔寧發身武為士子震作純臣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嚴武傳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沈炳震曰按方鎮表廣德二年合兩川為一道則是代宗時事非上皇誥也

崔寧傳尋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沈炳震曰按紀及宰相表喬琳免後皆無寧入相文疑代琳為御史大夫非平章事也

杜希全為靈州王翽為振武○本紀張光晟非王翽

贊語武為士子震作純臣○沈炳震曰按傳意言武之
狂暴不得為克家子也士字誤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五第七頁後二行事兄以悌聞刊
本悌訛孝據新書李承傳改

卷一百十六第四頁後二行三行建中元年十一
月封武威郡王刊本脫一建字今增

第十頁後三行穎悟逾爽刊本悟訛晤今改

卷一百十七第一頁後七行以劔南兩川合為一
道刊本脫南字據本書地理志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沈元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十四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後晉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傳第六十八

元載 王昂 李少良 郇謨附

王縉

楊炎 黎幹 劉忠翼附

庾準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
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携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

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
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
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
史韋鎰充使監選黔中引載為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
評事東都留守苗晉卿又引為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
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
州刺史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為副拜祠部員外郎
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為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

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
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
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
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
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
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
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

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
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
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
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臣劉
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
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
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

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專載出朝
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
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
憚之大歷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
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
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
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意氣自若謂已
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略莫已之若外委

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

俊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杪
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
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
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
兵五萬屯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為表入事
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歷八
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
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

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
成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
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
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
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
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戍人夏牧多在
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
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

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
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
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
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
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
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
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別勅授文
武六品以下勅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

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
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迹聞載知之奏
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
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
義者悉疎棄之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
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歷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
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
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

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鞠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李涵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儉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勅曰任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直寵待

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追典章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辟愆媿良深僣俛

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曰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讒佞據茲犯
狀罪至難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
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
任於戲朕恭已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
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
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大臣豈
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

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為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為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

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
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
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
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
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
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解宇以
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
尚書省四品已上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

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歷五年六月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既行伯玉諷大將楊綵等拒昂之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狗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恠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為時論所醜元

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
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
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
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為載備知之乃奏少良
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
為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

韋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疑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於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決殺珽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疎故及于累大厯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蓆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賜衣

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
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
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為蔽匿
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
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
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為明誠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
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

山之亂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謀略
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偽署賊
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為減等縉尋入
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
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屬平
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
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崇賢
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為

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
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
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歷三年幽
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
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
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
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

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
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
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
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
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如葷血縉
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
政里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

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已
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
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
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
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
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韋僧講誦仁王經以攘
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
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

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賊姦
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
葦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啓沃
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
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
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
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
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
巨億萬緡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
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
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
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
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
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
教之源始於緡也李氏初為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緡緡

嬖之冒稱為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
猥之跡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
州刺史大歷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
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為龍門令劉武
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襄贈全節侯祖哲以孝
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為
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

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風
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為小楊山人釋褐辟河
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
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搃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
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為判
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
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
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為司勳員外郎改兵

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
袞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
時稱常楊為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為已任人士歸之嘗
為李楷落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
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遷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
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
薛邕邕貶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為比載敗坐貶道州
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

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
有風儀傳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為賢相初國
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為度
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
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為便故
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
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

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
災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
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
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
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
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
德惟人是恤叅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

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矣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為難中外稱之初定今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為理本故不為版籍之書人戶寔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

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
除至天寶中王鉞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
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
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
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
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
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
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

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
猾吏因緣為姦或公託進獻私為贓盜者動萬萬計河
南山東荆襄劔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
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
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
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
其苛蠶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為官為僧以色役免
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

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矣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繇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徵之夏稅無

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
及人散而夫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
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
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
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
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
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
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

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專意報恩復讐
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為監察御史感
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
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
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
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
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
初大歷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

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
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卻
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
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為司農卿以邠寧
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
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
為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為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
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

披足踐纜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

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
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否則朱泚於
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
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
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
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
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

海賓効順必生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既搆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為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為之側目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謗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為皇后上自惡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
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已還
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
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
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
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
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
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

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

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
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
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踈濶遂罷
炎相為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
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為御史大夫初郢
為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
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為京
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

謀議殺迴紇酋帥炎乃以休為入迴紇使休幾為虜所
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為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
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
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
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為炎
市為官解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
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為宰相抑吏貨市私第
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為贓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

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為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

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獨委心膂信任無疑而
乃不思竭誠敢為姦蠹進邪醜正既偽且堅黨援因依
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
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贓賄詢其事跡
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
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
以肅具寮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
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為中書舍人

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言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矣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為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歷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狹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輦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持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歷中德宗居東宮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
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
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為汝州刺史復
入為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
乃用為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

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
內寃之炎以殺晏徵準為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
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
乎是道者小人載諂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
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
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
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

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
哉觀庾準之愴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
寃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元載傳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携
載適景昇冒姓元氏○沈炳震曰按此景昇本姓元
氏載始冒姓也据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
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于妃冒姓元氏則
載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于河中經營節度寄理
於涇州○臣德潛按河中經營下應有關文据新書

敕所由于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
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此另起文義也
書中闕經營宮殿築私第等意

附
王昞傳大厯五年六月為江陵尹○据衛伯玉傳當
是元年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考證